

辞书编纂工艺导论

刘庆隆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崇文书局

辞书编纂工艺导论

刘庆隆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崇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辞书编纂工艺导论/刘庆隆著. —武汉: 崇文书局,
2008.7

ISBN 978-7-5403-1372-2

I. 辞… II. 刘… III. 汉语—词典编纂法 IV. H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04724 号

责任编辑: 陈华国

出版发行: 崇文书局

(武汉市洪山区雄楚大街 268 号 B 座 430070)

印刷: 华中科技大学印刷厂

(武汉市洪山区珞瑜路 1037 号 430074)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0.875

字数: 270 千字

版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5.00 元

目 录

辞书编辑工作浅说（代序）	1
词典的资料工作	12
怎样勾乙现代汉语语文词典资料	25
字词典的体例	43
字词典的凡例	53
现代汉语词典的收词	70
语文字词典的条目编排	87
带“子”、“儿”尾词汇的处理	100
语文词典中关于词汇重叠形式的处理	111
字词典中的字形问题	131
关于审音的几点想法	155
字词典的注音	167
词典注音连写琐议	208
字词典的注释	221

《现代汉语词典》的注释形式	246
语文字典的括注形式	265
语文字典中百科词汇的注释问题	280
字词典的举例	303
辞书的继承和借鉴	317
提高辞书质量的若干设想	327
刘庆隆：辞书编纂六十年	336
后记	343

辞书编辑工作浅说

(代序)

辞书编辑工作，粗略地分，可分为两类，一是出版方面的编辑工作，一是编写方面的编辑工作。出版方面的辞书编辑工作，跟其他图书的编辑工作基本上一样，比如组稿、审稿、稿件加工、版式、装帧等。但辞书有它自己的特点，因此，在编辑工作方面，也有它的不尽相同的地方，尤其是审稿、稿件加工、版式等方面，更有它独特的地方。这里主要是想简单地谈谈编写辞书的编辑工作。对这方面如果有些了解，对出版方面的辞书编辑工作也会有所帮助。

编辑辞书，应该跟撰写书稿同属一类，跟刊物编辑、出版方面的编辑不大相同，所以编辑辞书也说编写辞书，确实是写“文章”。编写辞书，有撰写，也有编辑工作，在这一点上，跟一般写书也不尽相同。因此，说编写辞书是比较合适的，有编辑，也有撰写，二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就是辞书编写工作的特点。

辞书的种类很多，编写工作也不会完全一样，但在一些主要方面，大致差不多。比如先要收集资料，在丰富的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编写出条目，然后把条目编排起来，进行技术加工，编制索引等，最后成为一部书。根据上边说的程序，下边分三个方面来谈。

一、关于资料收集

要想编写出一部适用的有一定学术水平的辞书，非有足够的资料不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合用的资料，不可能编写出好的辞书来。资料工作搞好了，就给编写好辞书创造了必要的条件。长期从事辞书编写工作的人，在这方面都有深刻的体会，都非常重视资料收集工作，把这项工作看作是编写好辞书的根本。

收集资料的重要性，刚接触这项工作的人，或者工作才开始时，往往认识不足。制定辞书编写计划，往往把收集资料的时间安排得很紧。工作开始后，又急于编写，常常挤掉了资料工作。编写工作正式开展了，这才感到资料不足，编写不出有水平的条目。为了编写出像样的辞书，不得不中途停止编写工作，再来补充资料。有的勉强编写下去，结果编写的辞书质量不高，连编写者自己也不满意。我们现在出版的一些辞书，在这方面是有教训的。

对资料工作认识不足的另一个方面，是觉得资料工作容易做，往往只安排辅助人员做资料工作，不投入主力。这也是资料工作搞不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资料工作看起来容易，真正做好并不容易，尤其是资料收集这个环节，更不容易做好。所谓做好，只是要求为编写这部辞书所需要的资料，基本上能收集起来就行了。就是达到这样一个不算太高的要求，不花费一定的时间，不投入主要编写力量，也是难以做到的。

我们编写《现代汉语词典》在这方面是有教训的。虽然我们投入了全部人力，专门搞了一年多的资料，连原有的资料卡片，加在一起，共有百十万张卡片，觉得资料差不多了。但编写工作正式开始后，深感资料不能得心应手。一方面感到资料

的数量不够多，但更主要的一方面是感到资料的质量不高，不大适用。今天回头再看看，这个问题就更清楚了。词典条目注释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有一部分是由于资料不足或资料不精确造成的。比如“核实”只注了“审核属实”，缺少“审核是否属实”的注释，这就是因为收集的几片资料，只有“审核属实”的用法，没有“审核是否属实”的用法，现在收集了这方面的资料，修改时就可以根据资料进行较全面的安排了。再比如“黄龙”，错注为“金国的都城”，这也是因为没有资料造成的。如果有一两片确切的资料，这个错误是可以避免的。再比如“寒号虫”条，有“吃甘蔗、芭蕉等的液汁”的描述，北京房山就有寒号虫，《本草纲目》上说，“寒号虫五台诸山甚多”，这些地方的寒号虫不会吃甘蔗、芭蕉的液汁，因为这些地方一般不生长这些植物。编写时如有一二片翔实的资料，叙述会周到些的。仅从上边的几个例子就可以看出合用的资料对编写辞书的重要性。

收集资料主要是收集一手资料，二手资料也可以收集，但只能供参考，不能作为依据。旧辞书中的不少错误，大都是利用二手资料以讹传讹造成的。靠二手资料编写辞书，不可能有较大的提高，只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修修补补而已。搞不好，甚至还会成为旧辞书的翻版。

资料要有一定的数量，但更重要的是确切、典范、适用。如果资料本身就不可靠，那么依据资料编写出来的条目，就难免以讹传讹了。收集资料时鉴别资料不那么容易，这就要求多收集一些资料，可供编写时比较分析。编写时最怕单例孤证，无从比较，难下定断。

编写《现代汉语词典》时有百十万张卡片，数量虽然不多，但从数量方面来说还可凑合。只是质量不高，冗片不少，真正有用的卡片不多。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是因为收集资料这一

环没有做好。这主要是经验不足，对编写《现代汉语词典》需要什么资料心中无数，有用的资料漏收了，没用的资料倒收进来了。编写过《现代汉语词典》的人再来收集这方面的资料，情形就大大不同了。所以收集资料必须有熟悉辞书编写的人参加，使参加收集资料的人员都能心中有数。如果大家都没有做过这项工作，开头时宁可先学习一段，千万不能马马虎虎地搞下去。

整个资料工作，还包括移录、整理等，这些工作容易做好，有编写人员指导，由辅助人员做就行了。不过都要提出明确的要求，比如移录工作，一定要忠实于原文，一点都不要改动，改动了就失去了资料的可信赖性了。整理工作要根据编写的需要事先计划好，以免中途改变排列方式，浪费人力和时间。

二、关于编写

1. 编写辞书不同于写一般的书，一般的书整体性强，连贯性强，而且多由一个人或几个人执笔，容易做到全书统一。辞书是由许多词条组成的，各个词条之间的联系不那么紧密，又大都是由集体来编写，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比较难，容易出现拼盘现象。为了更好地做到全书的统一，编写开始时要有详细的编写细则，这个细则要详细到各种符号和标点符号的用法，都要有明确的规定，不能只讲原则，不能只做一些大的方面的规定。

编写人员要根据编写细则的要求，利用已经收集的资料来编写个人所负责的条目。编写时先要熟悉细则，吃透细则，严格地按照细则办事，不能率意为之。严格按细则编写，还会出现不一致。如果不管细则，那就难以收拾了。

2. 编写之初先要审核条目，条目一旦初步定下来，就要认真地分析资料，根据资料再来审核一下条目的取舍，经过反复

斟酌，把条目确定下来，然后依据资料进行编写。编写专科条目，要着重检查、比较资料的可靠性、确切性，选出确切的材料，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编写出适合要求的条目。编写语文条目，就要把资料按意义、用法进行分类排比，加上自己的理解，分列义项，进行注释举例。如果资料收集得比较合适，经过这样认真的分析，编写出的条目是会有一定水平的，不致出现明显的错误。就是资料中偶有不妥的，通过这样分析比较，也能识别出来，不致鱼目混珠。

3. 编写条目不能离开资料凭空虚构，但也绝不能照抄资料，而应该把资料消化了，吸取精髓，根据本辞书的要求，通过编写者自己构思，重新写出条目。这样编写出来的词条，才能合乎辞书的要求。过去辞书中照抄、照搬的地方不少，因此，在一些条目中存在着翻译腔、文白混杂、囫圇吞枣、隔靴搔痒、前后不衔接等毛病。这是应该力求避免的。

4. 辞书注释的文风有它自己的特点，跟写一般文章不同，它要求简练、明确、概括、谨严。辞书的文字是白描，它不要求辞藻性的修饰，而要求恰如其分的描述，文字越简洁越好。因此，一般书报的文章，都不符合辞书的要求，辞书的注释都得经过再创作。语文性辞书注释很简短，文字非简洁不可。就是大的专科辞书、大百科全书，看起来每条的文字比较多，实际上也是内容包括的广，文字非常凝炼，每条的文字只不过是讲述同一问题的一般书籍的若干分之一。辞书的注释，可以比作是压缩饼干，绝不能搞成面包。这是辞书的篇幅少、内容多的特点所决定的。

5. 辞书编写虽然也可以说是创作，但这跟一般的创作不同。它不能够虚构，必须依照客观的实际来描述。不能任意加减，也不能任意拔高或贬低，只能根据客观的材料像写科学定义那样来写。初次编写辞书的人，有的把条目写得像文艺作品，有

的写的像前些年的大字报，那是不符合辞书的要求的。^①

6. 辞书注释虽然也是文字工作，但跟一般写东西不尽相同。通常写文章的方法技巧，大都不适用于辞书注释。辞书注释有它自己的格式、习用语，有它独特的遣词造句的方法，也有它的技巧。限于辞书注释的特殊条件，注释文字往往不流利，不优美，甚至有的还很别扭。这些情况如出现在一般文章中，这样的文章，无疑是不成功的，但辞书的注释有时难以避免。

7. 辞书的编写，可以采取各种方式进行，现在看来还是分类进行编写较好。因为辞书涉及的面比较多，一个人难以面面俱到。分类编写，可以就每人所长来安排任务，充分发挥每个人的长处。这样还可以把每个人的学习、研究、编写有机地结合起来，更有利于辞书编写工作。

分类编写，有关条目由一个人或一组人编写，系统性会更强些，彼此也容易做到一致，互相照应也会做得更周到。当然，分类编写，除顾到本类的系统性外，还应照顾到全书的协调，不能自成一套，在书中别树一帜。

8. 辞书编写工作应该跟研究工作结合起来，尤其是在我们目前关于辞书编写研究的成果还不多的时候，更应该如此。不在辞书编写的研究方面有所建树，辞书编写就难以有较大的提高。只能跟着前人走，搞得不好，可能有的地方还不如前人。现在出版的辞书中，这样的情况是存在的，这不能不引起辞书编写工作者的关注。

在辞书编写工作中存在着许多阻碍着辞书编写提高的难题，这是辞书编写工作者责无旁贷地应该研究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在编写条目时也有不少问题需要研究。因为能为我们直接利用的科研成果不多，我们收集来的资料，原书也不是为编写

① 可参看《辞书研究》1980年第二期176页的例。

辞书写的，有不少的条目需要进行研究，才能利用其编写出合适的条目。不进行研究，是做不好辞书编写工作的。过去常常强调编写任务紧，把编写工作跟研究工作对立起来，挤掉了研究工作。结果走了弯路，时间并没有少用，而编写的条目质量不高，这该引为教训。现在安排辞书编写任务时，应该把编写跟研究工作同时考虑进去，给研究工作安排一定的时间，编写与研究相辅而行。

9. 条目是辞书的主要部分，应该用主要力量把条目编好。但条目编写好了，还不等于把一部辞书的工作都做好了。还需要把组成一部辞书的其他工作都做好，包括条目的安排、排检、技术加工等等。辞书工作者对条目编写是比较关注的，对于编写以外的工作，一般不大注意。这从若干年来出版的辞书的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这些年来出版的辞书，在条目的编排上没有什么改进，差不多都是一个样子。排检到现在还没有公认的好办法，方案虽然有许多，但都存在着一些不足，因此，还没有任何一种新的方法能推行得开。搞排检的人不少，大都是业余爱好者，辞书工作者进行这方面研究的并不多。1983年第三期《辞书研究》上发表的《语文词典统一性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举了一些编排和技术加工方面的问题，说明了现在出版的一些辞书中，这方面的缺点不少，应该认真对待，做好各项工作，使整部辞书更完善起来。

三、关于技术加工

编写辞书，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写条目，一是全书条目的编辑，全书的技术加工，或者叫技术编辑。技术加工在辞书编写工作中是拾遗补缺，弥补编写工作的不足，使全书更统一、更完备。这项工作虽然不是主要的，但是不可缺少的。这项工作做不好，就会给一部辞书留下许多漏洞和矛盾。老《辞海》

合订本，这方面的工作做得比较好，有关条目都能互相照顾，全书的统一性比较强，自相矛盾的地方不多，失于照应的地方也不多。老《辞海》合订本一书，编辑严谨，照顾周密，在当时是比较突出的。今天翻翻，在这方面仍会受益不浅。现在的辞书，有的在技术加工方面比较粗疏，漏洞不少。比如有的词典里“愠”（yùn）下收了〔愠愉〕，注中交代了“愠，纡粉切，心所愠积也。愉，力允切，思求晓知谓之愉。”没有注现在的读音，想看一下“愉”下音义是怎么处理的，词典里却没有收“愉”。再比如〔嘲哂〕下引了“嘲哂……挈也。”^①想查一下“挈”的音义，本书内却没有交代这个音义。如果查查《辞海》合订本，这些都照顾到了，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再比如“稻”注“⊖成熟晚的稻子。即今晚稻。《礼·内则》：‘饭：黍、稷、稻、粱、白黍、黄粱、稻、稊。’注：‘孰（熟）获曰稻。’”“稊”注“未熟而收之禾，早熟谷。《礼·内则》：‘饭：黍稷、稻粱、白黍、黄粱、稻稊。’注：‘熟获曰稻，生获曰稊。’疏：‘稊是敛缩之名，明以生获，故其物缩敛也。’”“稻”的注释，两句话是一个意思，指一个东西。“稊”的注释，两句话是两个意思，指两个东西。引的《礼·内则》，“稻”“稊”是对文。注释应该互相照应，现在却是：注释、行文、标点、引书都不一致，而且注释与引书也不完全相应。读者查了这两条，会感到有很多问题弄不明白。“稻”注是“晚稻”，那么“稊”是否是早稻？“稊”注“早熟谷”，那么“稻”是否是晚熟谷？“稊”注“未熟而收之禾”，那么“稻”是否是熟而收之禾？这又跟“晚稻”“早熟谷”怎么联系起来？“稻”“稊”都注为植物，那么引的《礼·内则》到底指什么？尤其是加上引的注和疏，是证明现注

① 挈，《方言校笺及通检》本作挈，老《辞海》合订本同。

释对？还是不对？引的书是同一出处，还是不同的出处？实际上读者查了这两条，除了解决了读音外，其他什么都不能解决，而是越查越糊涂。这两条固然有编写的问题，但也有技术加工的问题。如果技术加工做得仔细些，把有关的条目互相查对一下，引文的一致是不难发现的。由查对引文也可以看到注释的矛盾，进而看到注释和引文的矛盾。发现这些问题后，一定可以处理得比现在更好些，这是能够做到的。

从上边的例子，也可以看出来，技术加工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非做不可的。现在出版的辞书，这方面的疏漏是不少的。这些疏漏，辞书编写者一看就明白，觉得无足轻重，不是大不了的问题。可读者要弄明白这些辞书的疏漏，是要付出许多精力和时间的。对读者负责，应当尽量减少这些疏漏。

技术加工工作并不难，但相当琐碎烦杂，要做好，需要有一套科学方法和规章制度，还得有细心认真负责的人来做。有的辞书工作者，编写条目还可以，但做技术加工工作，却是发现不了问题。这主要是由于对这方面的工作重视不够，再加上缺少细心和耐心，看不出问题。这也是一些辞书技术加工没有做好的原因之一。

辞书条目多，方面广，又多是集体工作，各部分条目容易参差不齐。再加上辞书问题多，需要多次修改，这些都加大了技术加工的工作量，同时又使技术加工复杂化。所以有些辞书，虽然花了很大力气做技术加工，仍然不能令人满意，这也是原因之一。

根据辞书工作的特点，技术加工要制定一些办法。比如，编写和专人技术加工相结合。编写时按类编写，或者有关条目要同时处理。像上边提到的“愠(yùn) [愠愠]”，收了“愠”

和[愠愉],也要收“愉”。“稻”和“穉”^①,编写时应该做到注释一致,并注意到注释使用的词汇。像注“稻”,用了“即今晚稻”,就得考虑“穉”是否要用“早熟谷”。注“穉”,用了“未熟而收之禾”,就得考虑“稻”不能只注“成熟晚的稻子”,注意两者的一致性,同时也要注意到两者行文的一致性。注“穉”用了“禾”和“谷”^②,就要考虑本词典里“禾”和“谷”的注释,都要统一起来。编写者要做到把自己编写的条目协调统一起来。专门做技术加工的人检查各人之间的有关条目,检查一个人的前后的有关条目,另外,还要进行分项检查。编写者不能认为有专做技术加工的人,而放弃自己应该做的统一工作。专做技术加工的人也不能因为编写者做了统一照应工作而放松检查。要各把各的关,最后才能把住关。过去手工式的技术加工费时费力,现在用计算机进行,事半功倍。但要有熟悉编写细则和了解本辞书的情况的人参加,严格按照规定认真负责地把关。否则仍会留下许多遗憾。殷鉴不远,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改动经过技术加工的稿子时,要把有关的条目同时改动,并把改动的条目,通知专门做技术加工的人再进行检查。经过技术加工的稿子,要加标志,并在稿子背面注明跟哪些条目进行了查对,以便复核,也便于别人了解。

虽然经过上述手续,但由于辞书条目繁多,情况复杂,疏漏仍难扫尽。在全部稿子基本上不再改动的时候,还应该再把全书检查一遍。

① “稻”和“穉”如都以《礼·内则》为据作注,应注意一致。如不这么注释,那就另当别论了。

② “稻”没有歧义,“禾”和“谷”有歧义,使用时应注意本书内的统一。

辞书出版后，如发现疏漏较多时，应该做补救工作，利用出版的书再进行技术加工。此类书前后翻检方便，进行技术加工更容易。老《辞海》合订本这方面做得好些，就是利用已出版的上下册进一步做技术加工的。我们的辞书发行量大，一些疏漏较多的辞书，应该进一步做好技术加工后重排。出版者所费无几，带给读者的好处却是很大的。

近些年来我们虽然出版了不少辞书，但无论是从质量方面，还是从品种方面，都不能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现在两个文明建设突飞猛进，一日千里。人们为了跟上形势，做好工作，开始重视知识，如饥似渴地学习。尤其是自学的人日益增多，这就需要更多更好的辞书。不但质量要好，品种也要多，以满足人们在学习中的不同的需要。辞书编写任务是繁重的，但专业辞书编写力量是十分薄弱的，远远不能适应当前的形势。希望有志于辞书编写工作的同志，关心辞书事业的单位，能有更多的生力军投入到辞书编写工作中来，共同努力，把祖国的辞书事业办好！

词典的资料工作

词典的资料是词典编写的基础，资料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着词典的质量。资料完备，质量高，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编写出有水平的词典来，资料质量很差，就难以编写出好的词典。要编写出高水平的词典，一定得做好资料工作。

每部词典开始编写前，都要做收集资料的工作。词典部头越大，收集的资料也就要越多。现在出版的一些有影响的词典，都是做了大量的资料工作，收集了大量的资料，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编写出来的。词典资料，包括图书资料、卡片资料、调查材料等，这里主要来谈谈卡片资料。

《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成立后，就设置了资料收集部，是和编纂部平行的机构。组织人力收集资料，大辞典虽然没有编（只编了几个字的长编），但资料卡片收集了二百多万张，其中有难字资料（按部首顺序排列）、基本资料、小说戏曲资料、现代汉语资料（以上都按注音符号顺序排列）、韵书资料（按韵排列），还有事典资料。

《中山大辞典》也没有编写出来，只出版了一本《中山大辞典一字长编》，据说资料卡片收集了五百多万张，有词目一百九十多万条。这些资料有一般卡片，也有索引卡片（都是按四角号码顺序排列的）。

新华辞书社成立后，机构虽然很小，人员不多，但还是组